

Taken from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 Handbook fo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by Vern S. Poythress, Copyright © 2016, chs 8, 10, 11. Used by permission of Crossway, a publishing ministry of Good News Publishers, Wheaton, IL 60187, [www.crossway.org](http://www.crossway.org). (Translated by Wei Chen, edited by Dean Chia)

《Original Contexts》第 8 章，第 85–100 頁：溥偉恩 Poythress, Vern S.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 Handbook fo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16. (譯：程偉，編：賈定) (經 Crossway 許可使用，Crossway 是 Good News Publishers 的出版部，Wheaton, IL 60187，[www.crossway.org](http://www.crossway.org)。)

## 原始脈絡

我們對傳承的反思包括關注傳承的起點，即上帝最初撰寫撒母耳記上的時間點。理解上帝的宏偉計劃應該會增強我們對祂的信心。祂統治了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透過祂的天意之舉，祂成就了舊約信息的傳輸，以便我（和其祂人）能夠閱讀撒母耳記上。

### 重視原始脈絡的好處和危害

研究撒母耳記上 22:1-2 的原始脈絡可能會使一些人忘記或忽視上帝今日存在的事實。但其實沒必要。透過上帝今天在撒母耳記上中對我們的講話，祂明確表示祂並不是今天才開始講話的！祂很久以前就與人們交談過。祂向那些最初讀過撒母耳記上的人講話。今天，祂現在告訴我們，祂已經對祂們說話了，並且透過撒母耳記上的訊息，祂讓我們明白，祂的目的不僅僅是直接與我們說話。我們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透過反思上帝今天的講話中如何描述祂過去的言詞，我們可以在靈性上成長。

早期和晚期言語之間的這種交互作用也幫助我們警惕這樣一個事實：我們自己作為讀者也傾向於根據自己被寵壞的偏見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閱讀聖經。我們聽到我們想聽到的。而我們想要聽到的事情之一，從一種非神聖的「想要」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上帝現在正在對我們說話。我們寧願不費力去思考這樣一個事實：上帝很久以前就在當時對當時的人說過了一些適合祂們需要聽到的話，而並不只是我們現在需要聽到的話。

上帝現在對我們說的話與祂對撒母耳記上的早期以色列讀者說的話是一致的。祂仍是同一個上帝。所以，留意祂當時說過的話，可以讓我們檢視自己是否傾向於以自我為中心，只聽自己想聽的話。於是，我們開始聽到撒母耳記上 22:1-2 中上帝對此時的我們說：「我當時對當時的人們說了合適於當時的話語。」當然，祂所說的是與我們有深切關聯的話語，並且祂使這些話被記錄下來、傳揚出去，以便讓我們可以真正聽到心中。但是，如果我們要有助益且敏銳地吸收這些話語的涵意，我們就需要瞭解祂在訊息中有深度和宏偉的用意，這些用意指向包括古代以色列人和我們。

例如，我們為什麼要關心大衛是否“逃到亞杜蘭洞”，或者“一切遭難的人”是否都來找他（22:1-2）？這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以自我為中心，對上帝和聖經的理解不成熟，

我們可能不會在乎。我們可能會懷著叛逆的心告訴自己，我們不需要所有這些不相關的資訊。我們拋棄《聖經》，或至少拋棄《舊約》，而遵循一些奇特的概念從而使我們認為這將為我們帶來唾手可得的屬靈益處。

或者，如果我們還沒有愚蠢到放棄閱讀聖經的話，我們就會尋找一些奇特的方式來把它硬塞進我們的模具裡，從而給我們帶來屬靈上的益處。舉個例子，讓我們考慮一位假設的現代讀者，我們可以稱她為 Tammy。塔米讀到每一篇章節，就好像這篇章節是寫給今天的她，而不是寫給以色列人的。她忽略了這段文字中提到的「大衛」和「亞杜蘭洞」。她表現得好像是這句話的語意是在說「我」和「我的家」。當她有這樣的心理交替時，她會誤認她自己現在就在這章節裡。她可以把這段話讀得好像是它在直接談論她接待她的兄弟和她在父親的房子一樣。然後她將“兄弟”和“她父親的房子”解釋為她的基督教弟兄姊妹。她從而得出結論，她應該歡迎每一個遇到困難來找她的人。等等。

對於這段章節的解讀，我們該說些什麼呢？嗯，上帝對我們所有人都很仁慈。我們需要祂的恩典。我們當中沒有人有資格正確地理解聖經或從中受益。當我們得到好處時，是因為上帝因基督而對我們仁慈，基督承擔了我們的罪並為我們代求。因此，感謝上帝，即使是像 Tammy 這樣方式的閱讀也能帶來屬靈上的益處。但由於其內在的自我中心，其益處變得有限。這樣的解讀並不理想。這不是全心全意地愛主你的上帝。

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它說的是「大衛」和「亞杜蘭洞」。不是我們。不是我們的祖國。上帝此時此刻正在對我們說，祂關心大衛，掌管祂的生活，給祂一個洞穴居住。這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很久以前」是上帝想要對此時此刻的讀者所表達的一部分。這個反思證實了我們之前所說的，「現時方式」隱晦地包含傳輸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我們關注「很久以前」的事實。上帝關心我們，無論是此時此刻，祂向我們傳達了有關三千年前事件的信息，足以顯示祂的偉大。三千年前，祂就向我們顯示了祂的關懷與可靠。神今天還是同樣的神，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就是一種鼓勵。

假設我們繼續思考很久以前的事。假設我們考慮的是大衛而不是我們自己，並延遲了從文章中獲取當今屬靈教訓的願望。那麼我們可以意識到大衛是受膏的王，是以色列未來的王。祂的苦難（就像山洞裡的不法之徒一樣）最終為祂帶來了榮耀、得到了認可並被公開確立為國王。基督，大衛的偉大後裔，現在是受膏的君王（「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祂從苦難中走出來，如今即位坐在聖父的右手邊，獲得榮耀：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 24:26-27）

基督是最後的、謙卑的、富有同情心的君王。很久以前，上帝就將大衛塑造為一位謙卑、富有同情心、能經得起苦難的君王。祂教導當時的人們期盼大衛更偉大的後代的到來。我們是

否欽佩上帝的智慧？我們是否因我們的救主基督而得榮耀？我們是否全心全意地愛主我們的上帝？當我們耐心等待上帝說出祂真正想說的話：「大衛」；「亞杜蘭洞」，我們至少更接近遵守這條誡命。我們耐心思考上帝為何要給我們這樣的訊息。在上帝面前，祂呼籲我們思考過去，思考大衛。祂呼籲我們思考祂當時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因此，在上帝面前，讓我們繼續欽佩祂現在告訴我們的關於祂過去所做的事情。同時，我們也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把《聖經》僅僅當作關於「當時」發生的事情的古代信息。上帝此時此刻正在透過祂的話語向我們說話。

## 社會

我們不僅可以看撒母耳記上 22:1-2 的文字，還可以看其脈絡。我們已經討論過文學脈絡。但還有其他古老的脈絡，就是上帝與以色列交流的脈絡。其中一個脈絡就是社會——以色列社會。這不是一個現代型社會。因此我們面臨挑戰。但是上帝參與了所有的社會，而不僅僅是我們自己的社會。因此，我們可以再次學習謙卑，並了解上帝廣袤的計劃和祂的惻隱憐憫之心。

對於像撒母耳記上 22:1-2 這樣的歷史敘述，我們有兩個主要的社會脈絡：撒母耳記上最初整本書寫作時的脈絡，以及大衛生活在亞杜蘭洞時的脈絡。大衛在成為國王之前還很年輕的時候，就住在亞杜蘭洞裡。撒母耳記上寫得較晚，因為它講到掃羅去世的時候（撒母耳記上第 31 章）。

那麼撒母耳記上是什麼時候寫的呢？我們並不確知。為了設法獲取更多信息，我們可以做一些“偵探”工作。我們現在所知的《撒母耳記上》和《撒母耳記下》原本是一本書。直到西元十六世紀，希伯來手抄本仍將撒母耳記上至下收錄為連接在一本的書，即撒母耳記。古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將其分為兩本書，即我們現在所知的《撒母耳記上》和《撒母耳記下》。

由於《撒母耳記上和下》原本是一本書，所以原著應該是在《撒母耳記下》中提到的最後的事件之後的某個時間寫成的，當時正值大衛生命的盡頭。這篇的寫作時間可能就在那時，也就是列王紀上第 1 章中提到的事件發生之前。或是以後稍晚的時候。

稍晚多久？我們不知道。這是上帝留給我們的另一個不確定性。從一些預言書的開頭可以清楚看出，上帝可以在祂願意的時候提供有關時間的具體信息。例如，阿摩司是在「猶大王烏西雅和以色列王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在位的時候，地震發生前二年」（阿摩司書 1:1）得到了預言。但上帝並沒有為《撒母耳記上》和《撒母耳記下》提供同等的信息。

我們仍然可以做出一些明智的猜測。撒母耳記上是聖經中連續記載的一部書，從撒母耳的日子一直到被擄到巴比倫的時候，列王紀下第 25 章提到了這段記載。記載從撒母耳記上開始，到撒母耳記下、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上帝可能讓整本《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上下》

由一位人類作者在被擄時期（公元前 586-538 年）撰寫，就在《列王紀下》所記載的事件結束後不久。<sup>1</sup>（在這種情況下，先知耶利米可能是該位人類作者。）

或者，整本《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上和下》可能是由多位人類作者連續撰寫，歷經數代之久。撒母耳自己可能提供了直到祂去世時所發生的事件的資訊（撒母耳記上 25:1）。先知拿單可能寫下了直到所羅門統治時期所發生的事件。等等。歷代誌上 29:29-30 談到了先知拿單和迦得所作的早期文獻記錄：

大衛王始終的事都寫在先見撒母耳的書上和先知拿單並先見迦得的書上。他的國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並列國所經過的事都寫在這書上。

在撒母耳記下結束時，拿單和迦得都還活著（列王紀上 1:10-11；撒母耳記下 24:11），因此祂們兩人都可能是受上帝委託撰寫撒母耳記上和下的。

然而，包括列王紀上至列王紀下全部內容在內的完整著作，只能在列王紀下第 25 章提到的流亡時期或之後才出現。

大衛津村指出，撒母耳記上 27:6 提供了重要資訊：「因此洗革拉直到今日仍屬猶大王。」<sup>2</sup>津村觀察到，在埃及王示撒的戰役之後，洗革拉實際上並沒有被猶大控制（西元前 925 年，羅波安時期；參考列王紀上 14:25；代下 12:5、9）這些資訊顯示撒母耳記上下是在示撒的戰役之前寫成的。

撒母耳記上的主要社會脈絡是上帝寫作的脈絡。作為有效溝通的主人，上帝會考慮到祂說話的脈絡。<sup>3</sup>當我們考慮到這些脈絡時，我們會更精確地瞭解祂。因此，脈絡很重要。但我們不確定撒母耳記上下是在何時發展為現在的樣式。可以想像，它可能是在大衛王末期（列王紀上 1:1）寫成或修訂的（根據撒母耳或先知拿單或先見迦得的早期作品）。或者如津村的推理所暗示的，它可能是所羅門統治時期或羅波安統治時期寫成的。或者根據早期資料，由《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上下》組成的整部文集，可能是在流亡時期受到神的啟發而創作的。後來的作品可能仍保留了撒母耳記上 27:6 中的關鍵訊息。文中關鍵經文表明，猶大諸王並不是一直控制著洗革拉直到流亡時期，而是猶大諸王，不是迦特王，對該城市擁有正式的合法權利。

此外，由於上帝在撒母耳記上談到了大衛的生平，祂讓我們在大衛時代的社會脈絡下看到了祂的作法的心意，那就是以色列國王登基的時代。這個脈絡闡明了《撒母耳記上》所描述事

1 例如，請參見 Ralph W. Klein，*1 Samuel*《撒母耳記上》，WBC 聖經評論 10 (Waco, TX: Word, 1983), xxx。

2 David Toshio Tsumura,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撒母耳記上》(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7), 18。

3 Vern S. Poythress, *Inerrancy and Worldview: Answering Modern Challenges to the Bible*《無誤與世界觀：解答對聖經的現代挑戰》(Wheaton, IL: Crossway, 2012)，第 11 章；Poythres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Language—A God-Centered Approach*《太初有道：語言—以神為中心的方法》(Wheaton, IL: Crossway, 2009)。

件的意義。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大衛生命中受到迦特王亞吉和以色列王掃羅的威脅時，大衛逃到亞杜蘭洞就說得通了。陷入困境和負債累累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困境。

我們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特定地點：亞杜蘭洞。約書亞記中提到亞杜蘭是屬於猶大支派遺產的城市之一（約書亞記 15:35）。根據克萊恩的評論，它「今天通常被標記為是 Khirbetesh-Sheikh Madhkur，… 「位於迦特和希伯崙中間。」<sup>4</sup>雖然這標記不能確認，但這個洞穴可能位於亞杜蘭鎮附近。

## 現代方法

當我們站在上帝面前時，我們應該考慮這些社會和歷史脈絡。我們該如何進行呢？現代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的發展既帶來了潛在的好處，也帶來了潛在的危險。這些學科有望幫助那些正在思考社會和社會結構本質的人。他們確實憑藉著普遍的恩典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見解。但現代學科通常的形式也會不顯明地假設上帝不存在於社會中。<sup>5</sup>根據這種機械性（非位格性、impersonalist）的假設，社會是透過人類之間純粹的橫向互動來運作的。結果可能是，聖經被視為陷入純粹的人為的脈絡中，與上帝無關。對聖經的解釋必然會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而且，從極端的角度來看，它意味著聖經本身只是人類的產物，而不是神聖的。<sup>6</sup>

即使運用最好的原則，我們也只能在某種程度上重建和想像古時以色列社會的樣子。我們無從得知全部的細節。但我們並不需要知道，因為人性從根本上都是一樣的，不同社會之間都會有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從辨識出來的一些差異中學到更多，但即使知識有限，我們也可以理解聖經，並足以指導我們，並讓我們在上帝的面前繼續成長。

例如，我們可以理解，大衛時代處於困境和負債的人在某些方面就像現代處於困境和負債的人一樣。我們也要估算差異因素。在西方社會，當一個有權勢的人想要消滅或消除祂認為是威脅的另一個人時，很少會去攻擊這個人的家人。但在古代以色列社會中，家庭關係更加緊密，在社會中角色也更加顯著。<sup>7</sup>因此，在以色列社會中，真正的危險是掃羅對大衛的敵意可能會威脅到大衛的家人。我們可以看出來大衛的兄弟和「父家」很可能傾向於加入他，以避免掃羅的危險。

這些社會聯結有助於從解經走向應用。透過想像當時人們的生活，我們可以了解現在的類似情況，然後了解現在的類似應用。

4 Klein, *1 Samuel*, 222。

5 參見 William W. Klein、Craig L. Blomberg 和 Robert L. Hubbard,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修訂、擴大版。 (Nashville/Dallas/Mexico City/Rio de Janeiro: Nelson, 2004) , 84-87。

6 Vern S. Poythress, *Redeeming Sociology* 《贖回社會學》 (Wheaton, IL: Crossway, 2011); Poythress, *Inerrancy and Worldview*, 第 15-18 章。

7 今天，我們可以在中東或亞洲的一些社會看到類似的影響。如果一個人成為基督的追隨者或成為政治異議人士，一些主流文化的人可能不僅會攻擊他，還會攻擊他的家人。

## 來源

在檢視脈絡時，我們或許要思考在《撒母耳記上》的寫作中是否可能使用了早期的書面資料。上帝在聖經中表示，古代存在有其他方面的書面記錄，包括可能是關於北國和南國歷史的官方法定記錄（撒母耳記下 1:18；列王紀上 11:41；14:19,29；等等）。正如我們所查看到的，歷代誌上 29:29 也提到了撒母耳、拿單和迦得的資料：

大衛王始終的事都寫在先見撒母耳的書上和先知拿單並先見迦得的書上。

撒母耳記上和下的人類作者可能是拿單或迦得。或者，在上帝的引導下，撒母耳記上和記下的其他人類作者可能使用了來自更早來源的資訊。我們不知道。

也有可能，所羅門時代或被擄時代有位人類作者使用了由撒母耳、拿單、迦得或其他人所寫早期的作品，而他所編撰的歷史只涵蓋了早期撒母耳記上的部分歷史。在詳細研究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上、下的希伯來原文的基礎上，專家們可能會試圖找出文章體裁上的或主題的或重點上的差異，從而認為他們掌握了人們何時以及如何撰寫現代版經文背後所根據的早期版經文的線索。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猜測可能是正確的。但我們無法確定。

我們有上帝在撒母耳記上中所說的話。撒母耳記上中的一些書面資料（如果存在的話）可能是在當時的作者受到了上帝的啟發。此外，還可能會有透過撒母耳、拿單和迦得等先知進行的受啟發的口頭交流。但上帝希望我們聽從祂為我們（在撒母耳記上）所寫的內容，它有其自身的意義和完整性。對於消息來源的猜測幫助不大。首先，它只是推測（我們只是在猜測；我們並不知道真實性）。此外，來源不會影響我們所掌握的經文的意義。我們透過閱讀經文可以找到其含義，而不是追溯其來源。<sup>8</sup>

如果我們有這些資料，它們可能仍然有助於我們了解一般的社會和歷史脈絡。但這些資訊與來自古代近東的其他資訊一樣；它們可能有幫助，但它們並不能決定完成的經文的含義。完成的經文的意思是上帝整體說了祂全部要講的話。祂的意思可能與原文相同，也可能不同。祂怎麼講話完全取決於祂自己。

## 歷史

我們也可以考慮撒母耳記上的歷史脈絡。我們又遇到了兩種情況。其中一個是大衛的時代。另一個是撒母耳記上和下以現在的形式寫成的時間。這兩個時期都是相關的，因為上帝後來寫信給以色列人，希望祂們明白祂在大衛時代做了什麼。

---

<sup>8</sup> 見附錄 D；以及 Vern S. Poythress, *Inerrancy and the Gospels: A God-Centered Approach to the Challenges of Harmonization* 《無誤與福音：以神為中心的應對協調挑戰的方法》 (Wheaton, IL: Crossway, 2012) , 第 16 章。

歷史是經由時間的動態展現，由上帝按照其心意精心策劃。撒母耳記上的敘述開始於士師時期的最後階段，當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士 21:25）。上帝興起撒母耳為最後的士師（撒母耳記上 7:15）。在上帝的指引下，撒母耳主導了走向列王時代的過渡期，從掃羅時代開始，然後是大衛時代。掃羅，得民心的君王，卻搖搖欲墜，失敗了；而大衛，合神心意的君王，在祂的統治之下讓人民因而得到成為王國的祝福。然而，即使是大衛時代也並非毫無瑕疵。所羅門登基後，王國分裂，歷經坎坷，最終於公元前 722 年北國以色列被流放，公元前 586 年南國猶大被流放。

上帝讓我們根據大衛一生中事件的持續進展方式來看待撒母耳記上 22:1-2 所記載的事件。上帝也讓我們看見大衛的生命死亡並不是故事的結局。大衛之後還有更多的王，正如我們在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所看到的。上帝關心大衛。大衛死後，上帝給祂留下了一盞「燈」（列王紀上 11:36；列王紀下 8:19），以耶路撒冷王位上的後裔的形式存在。上帝也透過好的王來祝福人民，撒母耳記上 22:1-2 中持續著對處於困境預兆中的人透過好的王來祝福的模式。但這一切都是不夠的，而且在《列王紀下》的結尾處，情況變得非常令人沮喪，因為猶大國王逐漸陷入不信。

上帝也讓後期的讀者認識到祂們自己之前的歷史的意義，包括大衛的歷史和亞杜蘭洞事件的歷史。後來在君主制時期的以色列人了解到大衛的重要性以及上帝對大衛的關懷。流亡的以色列人一定曾深思上帝是否真的是上帝，如果是的話，為什麼祂要拋棄祂們，讓祂們流亡。從撒母耳記上到列王紀下，我們可以看出，流放是申命記 27-28 章的咒詛和申命記 29 章的預言的應驗。上帝對祂自己的承諾和咒詛都是信實的，所以這是以色列人因不斷累積背叛和不順服上帝而被流放的咒詛。當大衛住在亞杜蘭洞時，祂自己也遭受了一種「流放」經歷。因此，上帝對大衛的關懷對被流放到亞述併後來到巴比倫的以色列人民具有影響力。

在此脈絡下，撒母耳記上 22:1-2 提醒我們上帝過去對大衛的信實，不僅對大衛，而且對那些處於困境的人。上帝在君主統治期間和流亡期間是同一個上帝，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的上帝（出埃及記 34:6）。過去的歷史提醒後來的以色列讀者——也提醒今天的我們——過去的歷史對於我們理解自己的歷史至關重要，因為上帝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和每種情況下都在發揮作用。

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包括舊約歷史向基督邁進的事實。我們可以從大衛的例子中看到這個事實，因為大衛是基督的祖先。上帝應許大衛，祂不僅會成為國王，而且祂的後代也會成為國王。整條後代都會沿著路線指向基督（以賽亞書 11:1-9；結 34:23-24；彌迦書 5:2；太 1:1-17）。在討論救贖歷史時，我們已經談及聖經是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實（第 6 章；解經步驟的 B3 部分）。以基督為中心的關注最適合於步驟 B3。然而，關注大衛一生中直接發生的歷史事件，自然會引發讀者來思考更大的脈絡，就是包含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在內的脈絡。我們根據較大的部分來理解較小的部分，反之亦然。我們可以對這種互動感到滿意，因為它再次說

明了視角的相互滲透，在這種情況下是狹隘歷史焦點的視角和廣義歷史焦點（救贖歷史）的視角。

## 在神的面前檢視社會與歷史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當我們生活在上帝面前時，我們應該反思社會和歷史之間的關聯因素。理解我們如今是生活在上帝面前會鼓勵我們去理解在大衛時的社會和大衛時的歷史中上帝的存在。上帝還是當年的上帝。如果我們認識到上帝的存在，我們就不能自滿於進行社會和歷史分析，好比這種分析在宗教上是中立的，或者好像它可以不需要上帝。

我們可以透過考量那些來到大衛面前的「陷入困境」的人們來闡明對社會的分析。以現代主義還原論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框架進行的機械性（impersonalist）的分析，可能會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不滿案例，以及基於對現狀的共同對抗而形成的政治和社會群體。這樣的分析可能相當的真實。但這種分析理所當然地排除上帝並試圖將社會僅僅視為人類之間的橫向關係結構來扭曲事實。然而，我們該詢問上帝在這些人當中所做的。是的，他們經歷了人類的苦難境遇。上帝在現場並指示他們來找大衛尋求救援。了解上帝的敦促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今受苦難的人尋求救濟的行為。他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以合適的方式尋求慰藉。但是我們記得耶穌是如何對眾人懷有憐憫之心的，儘管他們還沒有相信祂。祂說：「到我這裡來」（太11:28）。當我們從上帝同在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時，我們就會以不同的眼光來看待撒母耳記上 22:1-2 中發生的事件。

當我們看待大衛的生命歷史時，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大衛的生命以及他與掃羅的關係是否像現代世俗歷史學家所看到的那樣，僅僅代表了政治操縱的另一個例子？或者我們在大衛的生命中看到了上帝的幫助？上帝是否保佑大衛免受掃羅的威脅？神是否為祂提供了亞杜蘭洞作為避難所？以及上帝是否給了他那些追隨者？一旦我們看到上帝在大衛的生命中出手相助，我們就會發現它的意義不僅僅是作為世俗政治的一個教訓，而是上帝恩典的一個例子。我們也看到它與更廣義的救贖問題的關聯。上帝透過讓我們與基督相交、寬恕我們的罪、更新我們的心並透過信仰使我們稱義來拯救我們。救贖的核心意義包括上帝在基督裡承諾全面照顧我們。它包括照顧我們的身體、給我們每天的糧食和陪伴我們。大衛的生命與我們的生命有著靈命上的共鳴。當然，它與基督的生命有著共鳴，基督是最後一個大衛。

當我們分析寫作撒母耳記上時的社會和歷史環境時，我們也應該考量上帝的參與。假設它是在所羅門王國時期寫成的。當時，上帝與以色列人同在。祂對他們說，祂仍然是大衛生命中所顯明的上帝。或假設我們認為《撒母耳記上》與《撒母耳記下》和《列王紀上、下》屬於同一本，而當它與《撒母耳記下》和《列王紀上、下》合併時，便形成了最終極的形式。這種最終極形式應該是在流放時期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上帝與流亡者同在，透過大衛的一生表明，祂仍然對他們保持承諾，而不僅僅是對大衛承諾。如果他們發現自己“陷入困境”

或“心理痛苦”，他們可以向上帝尋求庇護，並期盼大衛的最終一個後裔的到來。上帝解決了他們陷入困境的社會狀況。祂也表明自己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祂將興起基督作為大衛最後的後裔，來實現所有的諾言（哥林多後書 1:20）。

## 關於文本在環境中的視角

除了關注社會環境和事件的歷史順序之外，我們還可以關注文字本身作為一種溝通行為。因此，我們有三個互補的研究重點：(1) 文字作為一種溝通行為；(2) 文字的社會環境；(3) 事件隨時間推進的歷史環境。我們可以將這三個重點再細分並納入我們正在開展的總體釋經大綱中：

### c. 文本

- (1) 文本作為溝通行為
- (2) 社會脈絡
- (3) 歷史脈絡

這三個焦點分別可以用比喻的角度來對應粒子、場域和波動。文字是一個單一的文字，就像一個粒子。文字與其社會環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對關係的研究構成了一個場域式的焦點。最後，這段文字作為從大衛和君主制的過去歷史到未來的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而存在，包括彌賽亞的未來應許。事件發生的順序像是波動式的。

與往常一樣，這三個焦點在視角上是相關的。上帝發表文字的方式考慮到了祂講話對象的人類脈絡。上帝希望文字能對現實環境中的現實人物產生影響。因此，理解上帝使用文字的目的包括理解上帝希望它如何在社會和歷史環境中與人們互動。相反，對社會環境的研究在邏輯上包括將文字作為環境的線索和整個社會和歷史全景的一部分進行研究。然而這三種視角關係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消除文字與其環境之間的差異。上帝的話語帶有祂的權柄。上帝天意地統治社會及其歷史，但社會和歷史本身並不擁有上帝話語的神聖權柄。祂的話語掌管宇宙（希伯來書 1:3），也掌管社會和歷史，但並不等同於社會和歷史。

## 步驟概述

如果我們將三個焦點插入步驟的總體概述中，我們會得到以下內容（新增的行已加星號）：

A、觀察

B、說明

1. 一片段

a. 文學脈絡

b. 傳輸脈絡

(1) 上帝透過人類作者寫作

(a) 作者：神

(b) 文本：撒母耳記上下親筆所寫的原稿

(c) 讀者：以色列人

(2) 上帝護理、監督著文本的旅程，亦即，中期的傳輸

(a) 作者：抄寫員

(b) 文本：抄寫本

(c) 讀者：後來的抄寫員

(3) 神確保我接受祂所說的

(a) 作者：ESV 翻譯團隊

(b) 文本：撒母耳記上的 ESV

(c) 讀者：我（和其他人）

c. 文本

\*(1) 作為溝通行為的文本

\*(2) 社會脈絡

\*(3) 歷史脈絡

2. 主題關聯

3. 救贖歷史的關聯

C、應用

實際上，我們可以用多種方式來組成大綱。原則上，我們可以把三個焦點放在---文字本身、文字的社會環境、文字的歷史環境---這三個面向，應用到傳播過程的任何一個階段。例如，我們可以考慮羅馬帝國的社會壓力，加上羅馬對早期教會的迫害浪潮，導致部分新約手稿被沒收和銷毀。羅馬帝國的社會歷史環境影響了中期的抄寫傳播。或者我們可以從周圍的現代社會結構和歷史事件來考慮現代環境所面臨的挑戰。

為了方便起見，我們選擇主要在「C、應用」標題下考慮現代的環境。我們考慮「B.1.c. 文本」標題下的原稿的古代環境，而不是傳輸脈絡之下（「B.1.b.(1) 上帝透過人類作者寫作」）。我們不可避免地會發現標題之間存在一些重疊，因為每個標題最終都呈現出一種視角，並且有可能擴展到包括整體。

在修飾完善標題的過程中，我們對 B.1.c 中「文本」的含義進行了更精確的闡述。我們關注的是原稿，而不是影本和翻譯。

## 資源

Atlas 圖表集：

Currid, John D., and David P. Barrett. *Crossway ESV Bible Atla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舊約：

Borowski, Oded. *Daily Life in Biblical Time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3.

Merrill, Eugene H. *Kingdom of Priests: A History of Old Testament Israel*. 2n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8.

新約：

Bruce, F. F. *New Testament Histor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0.

Ferguson, Everett. *Backgrounds of Early Christianity*. 3rd 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3.

此外，聖經各卷書的評論中的介紹部分通常包含有關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寶貴資訊。評論調查可見於：

Carson, D. A.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urvey*.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7.

Longman, Tremper, III.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Survey*.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7.

《Dual Authorship》第 10 章，第 109–117 頁：溥偉恩 Vern S.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 Handbook fo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16. (譯：程偉，編：賈定) (經 Crossway 許可使用，Crossway 是 Good News Publishers 的出版部，Wheaton, IL 60187。)

## 雙重作者

現在我們來考慮一下作者身分的問題。誰是撒母耳記上 22:1-2 的作者？撒母耳記上從未指明其人類作者是誰。我們假設有一個人——一位作者或“編輯”，(從人的角度來看) 擔起了正典文本的責任。此外，神是主要的、神聖的作者。

### 關於作者身分的問題

如果我們有兩個作者，他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彼得後書 1:21 描述了這種關係，指出主要的、神聖作者「帶著」次要的人類作者：「因為從沒有預言是由人的意志產生的，因為人被聖靈引導說出從上帝而來的預言。」<sup>9</sup>聖靈的工作是神秘的一我們對它所知甚少。我們可以從聖經中不同的書卷來看，來自聖靈的默示對於不同的人類作者來說可能有不同的風格。

啟示錄的作者得到了異象（啟 1：10-20；22:8）。《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作者進行了歷史性研究（路 1：1-4）。當初使徒保羅在異像中看到了基督並歸信了（徒 9:3-8），後來神賜給他其他特殊的經歷（徒 26:16；林後 12:1-7），但他顯然是在正常意識狀態下寫了那些書信。他在信中表明他是基督的使徒，因此他有神聖的權柄來寫作，並且是作為一個已經深刻理解基督工作的意義的人（林前 14:37；帖前 2:13）。

舉例來說，我們非常生動地看到了一位人類作者的角色：摩西。主最初是從西乃山頂用可聽見的聲音說話的。人們驚慌失措，請求上帝任命摩西作為中介人（出 20：18-21；申 5：22-33）。神很高興同意了（申 5:28-29）。

### 兩個意圖的關係

如果我們有兩位作者，神聖的和人類的，我們是否也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意圖，神聖的和人類的？我們有神的心意嗎？我們是否看到摩西的意圖和上帝的意圖同時並列，或是上帝的意圖和保羅的意圖同時並列？如果我們有兩個意圖，那麼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人們提出了不只一個答案。有些人認為一個意圖實際上吞噬了另一個意圖。例如，天意可以吞噬人意，所以人類作者和他的意圖都沒有任何顯著意義。有這種觀點的人暗示我們應該聽神的聲音，忽略任何人類中介。但上帝指定了一位中介人，似乎暗示我們應該聽中介的。需要考慮到中介人，當中介人清楚的以第一人稱談論自己，正如使徒保羅和摩西在申命記中的講話中所同樣做的。

<sup>9</sup> 彼得後書 1:21 談到“預言”，其最廣泛的範圍包括口頭預言（例如，以利亞、以利沙、阿摩司的口頭講道）和書面預言（「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彼得後書 1:20）。上帝透過人類說話的原則適用於口頭和書面話語。它可以推廣到整本舊約，甚至新約。

其他人則認為人類的意圖會吞噬神聖的意圖。根據這種觀點，上帝的目的只是傳達人類中介的意圖。上帝故意將自己限制在人類作者或人類說話者的能力範圍內。在我們嘗試應用這個觀點之前，它可能看起來很合理。那我們可以意識到這種觀點上幾乎不可能符合當神很久以前寫下《撒母耳記上下》時，祂就已經把我們考慮進去了（羅馬書 15:4）。上帝在向我們講話，而人類作者則在設想應對許多世代的聽眾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他確實設想了多代人，他也不會設想我們現代讀者的個性。上帝親自對我們說話，就像一個知道我們名字的人。相較之下，如果我們意圖的概念限制在人類的意圖，我們的方式實際上將神從他自己的言語中消除了。

此外，人類發言人不時提請聽眾注意一個事實，就是他們自己並不是僅僅從有限的人類能力的立場說話。例如，當使徒保羅在他的書信開頭表明自己是基督的使徒，他暗示我們應該考慮到基督給他的使命。因此，我們應該把他所說的話理解為來自基督，而不是僅來自於他自己作為一個僅具有人類觀點的私人或僅是人類的權威。<sup>10</sup>同樣地，以賽亞書開頭說，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所見的異象，是關於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猶大諸王在位時的猶大和耶路撒冷。（賽 1:1）

關鍵字「看見」顯示以賽亞的信息有神聖的來源。如果我們對來源有任何疑問，以賽亞書進一步在第六章中解釋了上帝給作者的使命。

因此，以賽亞和保羅都指出自己只是私人的、有限的個人，並指向主是他們的權威和他們的訊息源頭。我們可以總結說他們作為人類希望我們能夠接受他們的訊息，亦即主的信息。他們的意圖包括將自己有限的意圖指向神聖的意圖。就好像他們說：「我的訊息的意思是按照主的意思。」

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對神聖意圖的指向變得特別明顯，舊約先知承認他不明白他所見或所聽的全部意義：但以理書 8:27；12:8；撒迦利亞書 4:4, 13-14; 6:4。先知可以自信地傳遞描述他所看到或聽到的內容，其意圖是無論主的意思如何，都應歸於其接受者。同樣，路加可以記錄並傳遞耶穌的比喻，目的是讓那些比喻的意思就是耶穌要表達的意思。他的意圖是無論耶穌的意圖是什麼他都可以表達耶穌的意圖。路加在沒有完全理解耶穌的意圖和意義每個細節的情況下仍能做出這樣的事情。

## 默示的意識

人類作家是否有意識地意識到他們在神聖的力量指導下工作？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作品將被收錄在聖經正典？他們做與否重要嗎？

---

10 當然，當保羅的書信開頭提到另一位參與者時，這種暗示仍然存在：所提尼（哥林多前書 1:1）；提摩太（哥林多後書 1:1；腓 1:1；歌羅西書 1:1；腓立比書 1）；西爾瓦努斯和提摩太（帖前 1:1；帖後 1:1）；和「所有與我同在的弟兄」（加拉太書 1:2）。在加拉太書 1:2 中，也許「眾弟兄」的參與只不過是他們在精神上與保羅同在而已。開頭的問候，「願恩典與平安…」。或者這可能意味著他們同意書信內容並與保羅一起為這封信的有效性禱告（參考帖後 3:1）。或者他們可能以更積極的方式支持寫作。這些主的僕人無論扮演什麼積極的或輔助的角色在各個書信中，保羅的認證意味著神聖的權威產品的。保羅對此負有責任。如果保羅以使徒的身份這樣做，他就指出了權威耶穌基督，他是祂的使徒。

摩西在申命記 31 章中所給予的有關指示存入律法（第 24-26 節）和定期公開閱讀（第 9-13 節）表明他理解他所寫的東西的永久功能。約翰，《啟示錄》的人類作者，將他的書描述為「預言」（1:3；22:7）並包括關於添加或刪除任何字的警告（22:18-19）。他的警告採用了申命記 4:2 的語言和 12:32，從而顯示它具有與舊約相同的律法。然而，對於聖經的許多其他書卷來說，包括撒母耳記上下在內，我們沒有關於什麼的直接記錄人類作者思考了他自己的作品。

我認為這沒有多大區別。是的，我們所知道的人類作者對其自己角色的看法可能會為我們要了解他所說內容的結構帶來略有不同的結果。但自覺意識並不是一切。聖經關於默示的教導表明無論作者是否完全有意識，聖靈都在場。正如彼得後書 1 章 21 節所說：「人說出上帝的話就好像藉著聖靈。人類與聖靈的合作暗示人類作者在最深層打算合作，因此，在他們的人類行為中，他們至少間接地指向了聖靈。<sup>11</sup>

## 耶穌作為最終的先知

我們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更全面地理解人類中介的使用顯示耶穌為最終的中介人，神與人“中間的中介人”」（提摩太前書 2:5）。希伯來書 1:1-2 顯示耶穌是最終極的先知：

很久以前，上帝多次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話，但在這末後的日子裡，祂透過祂的兒子對我們說話，祂指定祂為萬物的繼承人。

耶穌身為道成肉身的兒子，是神與人合而為一。當祂說話，就是神說話。所以他的講道提供了上帝意圖的最高潮的例子。同時，當耶穌說話時，他也是作為一個人類，最後的先知。他實現了上帝透過人類中介說話的方式。他的講道達到人類言語和人類意圖最高層次的實例。根據他的神性，他的意圖代表神聖的意圖。根據他的人性，他的意圖代表人的意圖。他有兩個本性、神性和人性，它們仍然是截然不同且不混淆的。根據他的神性，他以無所不知的方式說話。根據他的人性而言，他按照有限的知識將他的人性說出來。我們不能把一方面還原成另一方面。我們面對巨大的謎團。

同時，他以一個人的身份，即基督的身份說話，他從創世之前就與父同在。他的兩種本性合而為一。因此我們不應該將神性和人性這兩種意圖分開，正如我們同樣不應該將兩者混淆。

藉著基督贖罪的死和賜生命的復活，他已經戰勝了罪惡和死亡，並實現了神與那些相信祂的人和解。因為罪，沒有人能夠撇開基督的代贖中保而站在神的面前。這原則甚至適用於特殊的預言人物，如摩西、以賽亞（以賽亞書 6:5-7）和保羅（使徒行傳 22:16）。如果是這樣，每當上帝使用人類中介與人類交談時，基督將以中保的身份出現。這個結論與我們先前

<sup>11</sup> 我認為該亞法在約翰福音 11:49-53 的預言是例外。該亞法直接反對神的旨意意圖。儘管有該亞法，神還是傳達了他的意思。但就聖經而言，人類中介人是「聖先知」和「聖使徒和先知」（使徒行傳 3:21；弗 3:5）。他們有榮耀神的屬靈願望（參考彼前書 1:10-11）

觀察到的關於聖約的結論是一致的說法。基督作為聖約的核心，每當神在聖經中對我們說話時，站在神和我們之間。此外，正如我們以前表明，基督作為神就是道本身。

## 對作者身分的視角

因此，我們可以從三個視角來考慮作者身份問題：不只是兩個。這三種視角分別是：(1)上帝的作者身分；(2)透過贖罪中保基督而得作者身分；(3)人類作者。相應地，我們的意圖有三個焦點：(1)上帝天父的意圖；(2)基督作為中保的意圖，特別是現在他坐在天父的右邊，神與人合而為一人；(3)來自人類作家的意圖，被聖靈所感動的意圖。

這三個是視角，因為每個觀點都以其他觀點為前提，每個都指向其他，每個都包含其他。神的旨意包括這一事實，就是我們應該關注他的人類代理人以及他們的意圖。相反，人類的意圖是肯定聖靈的意圖。此外，神希望我們注意中保基督的意圖。基督是中保是神，因此向我們指出神聖的意圖。作為一個人，基督中保與人類作家站在一起，使他與上帝和解，洗淨他的罪，使他能夠像一個更新了的人一樣行出基督的人性形象。<sup>12</sup>

## 將作者身份融入詮釋過程

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將對作者身份的關注融入整個解經的過程中，透過區分作者身份的三個焦點，如以下清單中帶星號的條目所示：

A、觀察

B、說明

1. 一片段

a.文學脈絡

b.傳輸脈絡

(1) 上帝透過人類作者寫作

(a) 作者：神

(b) 文本：撒母耳記上下的原稿

(c) 讀者：以色列人

(2) 上帝護理、監督著文本的旅程，亦即，中期的傳輸

(a) 作者：抄寫員

(b) 文本：抄寫本

(c) 讀者：後來的抄寫員

(3) 神確保我接受祂所說的

(a) 作者：ESV 翻譯團隊

(b) 文本：撒母耳記上的 ESV

(c) 讀者：我（和其他人）

(1) 作為溝通行為的文本

<sup>12</sup> 有關雙重作者身份的進一步思考，請參閱 Vern S. Poythress，「聖經的神聖含義」，威斯敏斯特神學雜誌 48 (1986): 241–279; Poythress，「放棄純粹的人類意義：關注人類作者的得與失」，以西番雅書 1:2-3 為例，」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57/3 (2014): 481–499。

- (a) 作者意圖
  - \*((1)) 神聖意圖
  - \*((2)) 調解意圖
  - \*((3)) 人類意圖

- (b) 文本表達

- (c) 讀者印象

- (2)社會脈絡

- (3)歷史脈絡

- 2. 主題關聯

- 3. 救贖歷史的關聯

## C、應用

讀者如何解釋文本取決於他們認為作者是誰以及根據他們所知，根據他們對作者的了解，他們認為作者的意圖是什麼。因此，作者的區別原則上導致了三種閱讀的區別：為神聖意圖而閱讀，為中介意圖而閱讀，為人類意圖而閱讀。但是，像往常一樣，正確理解的是，這些區別構成了三個觀點而不是三種不同的閱讀方式，就好像它們只是並肩前進，沒有互相影響。這文本表達的含義也取決於文本的來源，因此，視角上的差異也適用於文字表達：

A、觀察

B、說明

1. 一片段

a.文學脈絡

b.傳輸脈絡

(1) 上帝透過人類作者寫作

(a) 作者：神

(b) 文本：撒母耳記上下的原稿

(c) 讀者：以色列人

(2) 上帝護理、監督著文本的旅程，亦即，中期的傳輸

(a) 作者：抄寫員

(b) 文本：抄寫本

(c) 讀者：後來的抄寫員

(3) 神確保我接受祂所說的

(a) 作者：ESV 翻譯團隊

(b) 文本：撒母耳記上的 ESV

(c) 讀者：我（和其他人）

c.文本

(1) 作為溝通行為的文本

(a) 作者意圖

\*((1)) 神聖意圖

\*((2)) 調解意圖

\*((3)) 人類意圖

(b) 文本表達

\*((1)) 神聖表達

\*((2)) 中介表達

\*((3)) 人類表達

(c) 讀者印象

\*((1)) 來自上帝的印象

\*((2)) 來自聖約中保的印象

\*((3)) 來自人類的印象

(2) 社會脈絡

(3) 歷史脈絡

2. 主題關聯

3. 救贖歷史的關聯

C、應用

既然基督的道成肉身為我們帶來了深刻的奧秘，我們面對聖經作者身分問題中的奧秘，這奧秘我們永遠無法完全參透。我們應該承認我們是聆聽神話語的僕人。我們永遠無法「主宰」上帝。我們也不能掌握祂的話語，或帶著主權來控制其作者身分的性質或作者的意圖。「主啊，請說，僕人俯聽」（撒母耳記上 3:9）。

《Difficulties with Authorship》第 11 章，第 119–128 頁：溥偉恩 Vern S.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 Handbook fo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16. (譯：程偉，編：賈定) (經 Crossway 許可使用，Crossway 是 Good News Publishers 的出版部，Wheaton, IL 60187。)

## 作者身份方面的難題

我們處理神聖作者和人類作者身分的方式，對某些讀者來說似乎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同時關注神聖作者和人類作者，我們應該看到祂們的意圖是重疊的。事實上，這是他們雙方對彼此的看法。

在此過程中，我們承認兩者之間的關係有謎團。許多聖經的普通基督徒讀者都接受這神秘的存在。即使沒有明確和自覺地反思作者身分問題，他們也能很好地閱讀。在聖靈引導下，他們幾乎本能地做正確的事。但人們會犯錯誤，我們需要審視其中的一些錯誤。

### 奇怪的含意

舉一個例子，我們可以看看亞歷山大的斐洛 Philo，一位古代猶太人釋經者巧妙地在舊約中發現柏拉圖式 (Platonic) 和斯多葛式 (Stoic) 的哲學。斐羅專注於解釋摩西五經書（創世紀一申命記），但我們可以說明他的方法將如何也適用於撒母耳記上 22:1-2。以下是斐洛式 (Philonic) 的解釋我們的段落可能會這樣：

「大衛離開那裡，逃到亞杜蘭洞去。」“大衛”的意思是“鍾愛的”亦即代表人的靈魂，是我們最應該重視的一部分。大衛的離開，代表著靈魂的旅程。他離開非利士王亞吉，亞吉代表罪惡的統治。大衛來到亞杜蘭洞，是上帝為躲避世界腐敗的人的避難所。亞杜蘭希臘文是 *Odollam*，寓意著光 (*lampō*，發光) 的道路 (*odos*)。他透過神的真理之光接受了靈魂的啟迪。

「他的兄弟和他父親的全家聽見了，就到他那裡去。」他的兄弟和他父親的全家代表感情。智者將他所有的感情都置於他靈魂中真理的光照。

「還有每一個在困境中受苦的人，每一個欠債的人，心靈裡受苦的，都聚集到他那裡。大衛的追隨者代表人類生活中的混亂。混亂受到靈魂的統治，靈魂於是啟發並為一個人的生命帶來秩序和緩解。」

對許多現代人來說，斐洛式的解釋似乎很奇怪。但古代的解釋者可以為它辯護說，上帝的意圖是這些意義除了心靈意義之外還有字面意義在表面上。這種對上帝含意的訴求可能產生奇怪的結果。

那麼斐洛的問題是因為專注於神聖作者並忽略人類作者而產生的嗎？看起來可能是這樣。但更進一步反思表明，這種對神聖作者的關注實際上並不是麻煩的真正根源。理論上，對人類作者的專注訴求可能會產生同樣奇怪的結果。撒母耳記上下的人類作者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

如果斐洛可以假設神聖作者的目的是傳達柏拉圖哲學，他同樣可以自由地假設一位未知的人類作者打算傳達這樣的哲學訊息。為什麼不呢？

即使像斐洛這樣的人可以將柏拉圖式的意義歸因於人類作家，但他不太可能這樣做。歸因屬性對神聖作者來說更有吸引力，正是因為神聖作者的著作具有權威性。如果斐洛的解釋說服了人們，神聖作者似乎賦予了柏拉圖的權威想法實際上成為斐洛的。結果，斐洛自己的想法變成了權威，這顯然對有罪的驕傲具有吸引力。在同時——這可能是斐洛更重要的動機——他的釋經在那些已經欣賞柏拉圖哲學的人眼中提高了聖經寫作的地位。據稱它在最好的希臘人世界顯示了聖經的經文和聖經中的上帝的相容性。它成了一座遺憾的橋樑。

儘管如此，理論上這同一個斐洛動機，在處理一個純粹的人類作者問題時也會同樣的出現。人類作者隱藏的意圖從詮釋學上來說，確實沒有比神聖的作者的意圖更容易理解的了。

## 人類的神聖使用

假設一個人專注於神聖的作者身分。那麼神有什麼打算？上帝打算透過人類作者說話。所以，可以正確地理解，對神聖作者的關注要包括考慮到人類作者。但有些人很容易忽略這一方面神聖的作者身分。他們讀進的意義很奇怪，意義幾乎與原始文學、社會和歷史背景無關。這些他們可能認為，這些意義更值得上帝，也更「屬靈」。他們沒有意識到，人心是「比萬物都詭詐的」（耶 17:9），可以秘密地將自己的慾望投射到上帝，試圖讓上帝成為它已經渴望的代言人或已經認為它知道了。這種方法可能會讓人感覺“心靈上”，但是它的表面之下其實是叛逆的。

斐洛吸收了大量柏拉圖式和斯多葛式的哲學。他看到了他們的哲學主題是值得上帝注意的主題，而真正生活在山洞裡的出汗和身體不適並不值得高度關注。

古代教會與柏拉圖主義、斯多葛主義和禁慾主義抗爭。這些影響誘使讀者在聖經中看到來自柏拉圖主義、斯多葛主義或禁慾主義的主題的影子，他們自認為他們已經知道這是真的。

許多現代邪教聲稱尊重聖經，但將其解讀為邪教領袖最喜歡的教義。該邪教領袖自稱已認清神在聖經中所說的真正意思，而歷代教會的歷史性解釋和觀點都錯了。

在宗教改革時期，許多羅馬天主教徒都明白從傳統的角度看基督教的意義。在西方只有少數人能讀到聖經，而且只有拉丁文版本（直到伊拉斯謨出版了希臘文新約聖經，其他人則著手將聖經翻譯成白話文）。羅馬天主教傾向使教會的官方聲明，以及對“傳統”的瀰漫感覺，變成上帝的聲音。然後，即使聖經變成更普及讓人閱讀，人們可以嘗試以神聖的聲音說他們已經該「知道」的一切都是官方教會教義。

當耶穌在世時，我們可看到類似的困難。耶穌斥責宗教領袖，因為他們為了他們的傳統曲解了神的話語（太 15:1-9）。祂對撒都該人說：「你錯了，因為你既不明白聖經，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太 22:29）。撒都該人並未犯錯，因為他們沒有被教導，或從未讀過舊約聖經。他們是宗教專家。然而他們還是未能理解神。

那我們得到什麼結論呢？我們是否應該屈服於後現代懷疑主義關於尋找任何穩定的意義？不是的。耶穌對撒都該人的斥責暗示他們因不明白聖經而有罪。祂因此暗示上帝已經清楚地說話並透過聖經讓祂自己更容易被接近。一個人可以認識聖經並認識上帝。為什麼？神在聖經中為我們做好了供應，並在基督自己裡提供了終極的供應。但我們必須順服神的道，謙卑地聆聽祂在聖經中所說的話，而不是強加來自我們內心的聖經觀念。

## 補救措施在於人還是在於神？

現代學者經常認為我們可以透過關注人類作者來避免這些困難。但歷史顯示後啟蒙時代的釋經顯示學者可以歸因於對聖經的人類作者的多重古怪觀點及其來源。基本問題是人類的罪性問題。我們有欺騙人的心。人們將他們想聽到的含義注入聖經中。他們由此表現出他們的驕傲。實際上，他們是在告訴上帝祂所該要做的事，而不是謙卑地尋求祂。

除非我們來到神面前，透過基督，否則我們如何根除驕傲，獲得屬靈的醫治？補救措施不是在於人類作者！而是與神的交通。來自許多現代學者典型的建議與此該行的方向完全相反。他們說，去找人類作者吧。聖經中的神說要透過基督到上帝那裡去，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約翰福音 14:6）。

我們也應該承認聖經清晰度的重要性。上帝表明聖經的目的是教導“簡單的人”，而不只是那些學習中或高級成聖已經符合資格的人：“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詩篇 19:7；比較箴言 1:4）。許多驕傲的解經者不滿意普通人竟可以從聖經中得到福音。他們想要一個額外有秘密的涵義。古代柏拉圖主義者可以展示他如何透過尋找所謂的額外具有「心靈上」的意義來從聖經中找到柏拉圖哲學。現代邪教領袖會給祂的追隨者一些其他人都錯過的涵義。現代學者可以找出聖經背後的來源，而其來源的信息超越了倖存的文本中所直接揭示的範圍。

聖經關於其清晰度的教導本身既清晰又微妙。最重要的教義是所有人都能接觸的。但並非各方面都同樣容易。聖經中有些經文包含著困難度：「其中有些事 [使徒保羅的書信]很難明白，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彼得後書 3:16）。威斯敏斯特信條信仰告白提出了一個平衡的結論：

聖經的內容並非每處都同樣的清楚，也並非對所有人都同樣的明白，但凡是有關得救所必須知道、必須相信、必須遵守的事，都已經在聖經的某些章節中解釋得非常清楚明白了，不但是有學問的人，就是無學問的人，只要用正常的方法去讀，就能得到充分瞭解。（1.7）

## 專注於人類作者

我們能否透過關注人類作者來完全排除異想天開的解釋？事實上，不能。如果人類作者沒有神聖作者基本的監督，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不穩定且不可靠的。一些釋經學理論家假設人類作者可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意圖。但這裡有一個真理：我們要為我們所說的話負責。但完全控制的理想是化繁為簡。如果作者只是人類就可能會有失誤。他們可能會陷入沮喪。他們可能會在一瞬間憤怒的時候寫下一些後來會讓他們後悔的事。他們有時可能會三心二意。<sup>13</sup>

困難之所以增加是因為身為讀者的我們對於人類作家的認知並不完全。他可能基本上是良善的並且通常是可靠的，但是否有可能在某一天的某一種特定的書寫作品是例外嗎？我們如何確定呢？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通常用撒母耳記上 22:1-2 作為例子的方法來說明解釋是如何加倍增生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除了可以從文本和從撒母耳記上下的其餘部分（以及列王記上下書，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書也是來自同一作者）推論，我們對人類作者是一無所知的。如果我們忽視實際存在的聖靈感動，就沒有什麼這些文本中的任何一部分，或把所有這些文本放在一起，都無法明確地告訴我們作者是否有歷史上可靠性。他是否修飾了撒母耳記上 22:1-2，或從頭開始編造整個故事，以表明大衛是個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很容易吸引追隨者？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轉向上帝作為神聖的作者，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我們所得到的結論在歷史上是可靠的，因為上帝的可靠性是人類作者通常不具備的。

僅僅關注人類作者的問題並沒有結束在歷史上對於可靠性方面的論點。即使這份報告是歷史性的可靠，我們可以對其影響性提出各種質疑。該作者打算發表政治聲明支持或破壞大衛王朝？該作者在第 2 節中提到各種不滿的人來暗示所有地上王國的人民會遭受悲慘的苦難嗎？或者他打算暗示掃羅作為國王的工作沒有完成？這很容易讓閱讀的人從文本中看到各樣的意圖，乃是取決於我們如何想像有關人類作者的詳細資訊。

我們也可以質疑一些先前提出關於更深層含義的影響的問題。在第 2 節中所述身體上的痛苦是否對於苦難總體以及墮落世界中的令人不滿意的生活特徵打開了更深入與更廣泛反思的大門？大衛的逃脫對我們如何理解神的旨意有影響嗎 - 祂對大衛天意的眷顧，以及祂對大衛的後裔更廣泛的計劃，包括即將到來的彌賽亞？有多少個這些影響是人類作者的意圖？我們能看出來嗎？撒母耳記書和列王記書都包含的主題是：神為大衛留下了一盞「燈」（王上 11:36；王下 8:19）。在人類作者的心中，這主題給了他什麼暗示？也許他想了很多，加上我們所擁有的文本顯示了一個露出尖端的深水冰山。或者也許不是。我們無法探究人類意圖的深沉底部。「他們各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詩 64:6）。

---

13 事實上，每一個與罪奮鬥的人都有一些三心二意。他內在的罪惡使他傾向於一種含義，而內在的恩典，無論是普遍的恩典還是特殊的恩典，都使他傾向於另一種含義。並且這兩個面向可以結合在一篇文章中。參見 Vern S. Poythress，《太初有道：語言——一種以上帝為中心的方法》（Wheaton, IL: Crossway, 2009），第 20 章。

「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哥林多前書 2:11）。

我們提到，如果試圖推測性地建構作者寫作的時候心中的想法，這就是對作者進行心理分析的危險性。那我們是否應該關注文本而不是作者？但我們是否閱讀文本的表面，只為了獲得某種最低限度的意義？或者我們是為了它更微妙的含義而閱讀？如果是這樣，除了重新建構作者的思維，我們是否知道我們應該遵循哪些可能的含義？

我不認為我們人類能夠完全掌握人類作者正在做的事情，更不用說神聖作者了。但，矛盾的是，我們有更好的身分來理解神聖作者，因為我們可以了解他很多。在像撒母耳記這樣的例子中，我們對人類作者幾乎一無所知，但因為我們透過整本聖經，我們可以對神聖作者有許多了解。我們可以有信心地推論上帝關心的不僅是讓我們來了解大衛，也讓我們能看見祂歷代以來的關懷，從大衛到耶穌，也就是大衛最偉大的後裔。上帝從一開始就知道了結局，所以神在大衛的時代，以及寫下撒母耳記書的時代就已經在心裡有祂的計劃了。祂邀請當時和現在的讀者閱讀祂基於事實所說的一個更大的計劃。

因此，即使撒母耳記上下第一次寫成時，它也是合法的讓讀者根據神的應許來理解（撒母耳記上 22:1-2 大衛和他的後裔；撒母耳記下 7:8-16）。早期的讀者會無法根據我們現在所知的所有細節來推斷新約。但他們可以明白，上帝在大衛一生中所做的事情的基礎上，還有更多要做的事和說的話。因此，即使對於早期讀者來說，閱讀與王權的未來發展有關的撒母耳記上 22:1-2 也是合適的。更重要的是，它與上帝拯救的統治有關，未來祂將透過大衛的後裔以明確的方式進行（結 34:20-24）。讀者對這些充滿信心因為他們可以了解神的旨意。他們不需要推測這些東西在撒母耳記上下的人類作者心中可見或有意識的程度有多大。

## 專注於神聖作者的優點

總之，如果譯經者決定完全專注於人類的作者，而忽視了神聖的作者，他會陷入不確定性和推測，因為他對人類作者了解不夠。如果我們忽視了上帝引導聖經的人類作者這一事實，我們無法保證人類作者的觀念和他們的寫作是穩定的。相比之下，如果譯經者把神聖的作者放在心思中，隨著他靈性的成長，他得到了很多答案，他在理解上帝的意思的信心大為增強。

除了這些常見的優點之外，我們可以再度談到什麼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我們必須盡心盡意地愛神。我們必須侍奉並敬拜祂。當我們閱讀聖經時，祂就在場並來到我們身邊。試圖忘記或壓抑祂的存在就是扭曲聖經的目的，表示忘恩負義，並拋棄生命而走向死亡。如果一開始，我們堅持把聖經當作物品來對待而當它不是聖經，就是聖經僅僅是來自人類作者的人類文件，怎麼能指望我們理解聖經呢？

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和文化中，大多數西方學術性研究聖經所遵循的路線實際上只關注人類的作者，這是令人感到遺憾和危險的。主流的聖經學者根本不相信神的作者身分。許多主流之外的學者在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仍然相信神聖作者，但他們可能仍然會為了一種孤立人類作者身份的方法而部分地放棄他們所相信的東西。他們可能會對自己說他們終究會考慮神聖作者的身份。或許，分析了他

們認為“人類的意義”後，他們會談到應用方面的話題。然後他們會思考神要他們處理他們所掌握的人性的意義。

但他們不能透過在以前所有工作中不忠的行為之上建立忠心的應用來實踐對上帝的忠心。不，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生活在神的面前，並且從一開始就以聖經作為祂的話語，否則我們永遠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sup>14</sup>

## 肯定「脈絡」

對神聖作者的關注有時會導致人們忽視社會、歷史和文學脈絡。人們認為《聖經》就像一本從天而降的書，與大衛時代的以色列人、以賽亞時代的剛硬毫無關係。但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強調了上帝在不同脈絡中行事的方式。祂的言論和行動都考慮到了這些脈絡。首先，祂統治所有的脈絡，無論是社會的、歷史的、文學的或語言的。它們對祂來說並不陌生，也不是束縛祂或阻止祂以其他方式說話的緊身衣。祂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在對以色列說話時，上帝考慮到了祂自己將他們安置的社會脈絡。祂用希伯來語說話，這是祂自己送給人類的禮物。祂透過一位祂自己撫養的人類作家來說話。

所有這些脈絡的使用都以上帝本身的最終原型脈絡作為其更基本的背景。在上帝與之互動的世界出現之前，聖父在聖靈的脈絡中愛聖子，作為祂愛的表達，這始終是事實（約翰福音 3：34-35）。聖父差遣聖靈如同聖子呼吸的脈絡，也就是道，上帝的話。三位一體中的各個位格根據其他位格的脈絡而？行事，他們的行為考慮到其他位格互相提供的背景。

因此，一旦上帝創造了一個有人類的世界，祂就應該在祂使用和考慮的脈絡中與他們互動，這是有道理的。脈絡的使用並不限制上帝，因為祂命定了所有的脈絡。最終極的脈絡是祂自己，在祂的三位一體本性中。

背景如何與撒母耳記上 22:1-2 搭配使用？撒母耳記上 22:1-2 的脈絡——文學、社會、歷史和語言——上帝都會考慮在內。祂希望作為接收者的我們理解祂正在以一種與脈絡互動的方式傳達撒母耳記上 22:1-2。這種互動的發生取決於祂如何命定安排文學傳播、社會、歷史和語言發揮作用。上帝存在於祂所創造的世界的每一個縫隙中，祂的存在與祂在撒母耳記上 22:1-2 中對我們說話時的特殊存在互相協調。

---

14 另請參閱附錄 A，關於彌補學術解釋。